

春之祭

□祁建青

青海真正的春天始于四月。当然，这仅指河湟地带。四月里，麦子或油菜已经下种，侍弄得干净而平整的土地已十分耐看的模样敞向天空，一望便知：第一场春雨来得也来得不来也得来，它们正从各个方向朝这匆匆奔行呢。

四月，人们和土地一样翘首等雨。

这是一个短暂的空闲间隙。紧接着，雨会来得很快。只要地里一湿，一株紧挨一株不误时令的苗，会一夜间覆盖浅山、脑山和川水地。但眼下这阵子还不是这样，旱象持续，人心焦虑。然而无论经验还是直觉，人们心里皆有数，土地黄里带黑的本来模样就快看不到了——我是这样理解的：四月清明，人们怀着盼雨和惜地的心情走向土地。含义深广的土地，什么往昔的甘苦，什么来日的盼头，还有亲手播下的一粒粒种子，和那些给了后人种子留下土地的先人，全都在里面。这些看不见摸不着。可是，土地实实在在，没有丝毫虚假成分。在这个当儿，人们的双脚往土地上这么一站，那些想象中的事物，诸如庄稼的长势和收成，祖先的身影和功劳德行，就会在眼前浮现，有了某种沉实而绝不虚空。

可以这样说：河湟流域被人们世代耕耘的一块块土地，早已从物质的层面上升到了精神的层面。在夏秋，它是生养产出果实的丰沃母体；而仅此一刻，它成为积淀和表明人心的祭坛。在中国，在全世界，土地大体都是被这样认同的：它自被开垦的那一天起，就成为人类活动和人类文明的见证者与默默记录者。它没有文字可拿来翻阅，是录音盒也无法放大收听。脚下这些土地埋葬着过去全部有形无形的信息。土地，这上苍和先人留给我们的不是文物的文物，唯到此刻，我们才可以打开它……

这正是时令节气与生命、生活的互动。时间之于人、人于土地便如此相聚而小坐。在小麦或青稞或油菜苗长出之前，人们说什么也要来拜谒一下土地，来怀念一下土地，来亲近一下土地，来……倾听一下土地。

四月，远远望去，那一群又一群农家带口跪在土地上的背影，分明在与土地交谈。他们分明比任何时候离土地都更亲近，比任何人对土地都更专注、更虔诚。

四月，后人们一一摆好各自的祭坛。备足的祭品一样不缺，该来的子孙一个不少。

我愿这样认定：他们真的实实在在弄清了这个时刻的珍贵，且比我所能够想象的更生动、具体。他们比我更早获知了春汛，头场雨不日就会降临，绿色要重返大地，生命——包括广播雨水和日照的天时，饱含养分和生殖力的地气，勤于和乐于施展智慧、气力的男人女人，以及他们的村庄、牲畜——又一次尽心竭力地奉献回报开始了。不要说过去的业已过去，这是一以贯之的持续拉力，一切何曾停顿、何曾迟来或推后？

这么说吧，四月里这一幕，是听从召唤四方赶来同祖先聚首的大地仪式，是后人朝天对地抒发心怀和敬献感恩的人神赴约。统统来到了户外，在大自然天地之间，来造访故去的亲人们，一门心思静气凝神，倾听他们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事要交代，此一刻，非同小可。

这便是为何偏在春天伊始，人们要专门来到坟茔墓地跪一跪、拜一拜。悼念，告慰，祈祷，叩首，祖先听到了？祖先一定听到了。好好说吧，慢慢说，不着急，你的述说犹如诗歌咏诵，如此教人感动而意犹未尽。从土地上站起来，

拍去膝盖上的尘土，抹去眼里的泪水，回头望，人们还在陆续到来。哦，一样的，大家都一定能够见到想见的人。亡人的骨殖灵魂和大地同在，只要有土地就够了，手就可以触摸到，眼就可以观察到，心，就可以感应到……

当人们完事离开，内心会感到少有的平静和踏实，仿佛一件重要事情终于办妥，什么都已经安排好了。

四月，人们当然也悟到了死。墓碑和坟茔是死亡的生动象征，跪在坟前其更显高大，与故去的先人近在咫尺，他们在地下，我们在地上，他们只不过是先去了而已，我们呢？我们岂不是在紧紧追随步其后尘？

可以感受到死亡的脚步，于从容中更深切承受生命之紧迫与严峻。重要的是，由此，人们进入了难得的冷静，甚至得以反思品评自己平时一些所作所为，终归是发现了种种的可喜与可憎之处。比如哪些好事做得多么完美，却也不多想它；比如哪些懊悔事已做下，比如万不该有的恶语却由自己说了，愧疚就要用一生背负。那一时没想清的，或许能想出个所以然。对了的，就记住。错了的，也记住。只觉得，此时萌发的心得意绪与平日截然不同，会敏锐一些，深刻一些。只是，人们没哭天抹泪。按理大哭一场很正常，可是，每个人脸上还时不时露出微笑。

在清明，我们实难见到哭成一片的墓地。人们是多么平静随和。清明这天，哭与不哭都是有道理的。尽管，他们本应嚎啕大哭，悲天恸地，哭亡人也哭自己。但他们没有这么做，没有。原因很简单：雨要来了，而且该种的都种上了。特别是，春天已经来到了，你已经来不及痛苦和悲伤。

或许祖先早就说过：我们不需要眼泪。四月，人们借助烧纸、献食、奠

茶、奠酒，来表达自己的敬意。四下里为什么一直这样安详？那是祭祀连同微笑已经尽皆收到。

这时的儿女们就要想，若老人在世，又能多享几天福；也想自己平日里的不敬不孝，念及不复存在的苦乐岁月，这些都成为永远的遗憾，因为无法弥补，一想起就让人难过。在这个时候，人们往往容易想起的不是轻松的、平淡的事，而是紧要的、重大的事，感到了光阴似箭，时不我待，感受了对生命、对生活，需要加倍投入和努力，需更有心、上心和尽心。立在坟前，人们得以面对自己的灵魂，许多出口与未出口的话都是对自己、对家人、对现实、对未来的。在坟头，人们表现出不同于往日的坦诚与关心，使内心更愿意领受，并为之心生一阵阵感动。

四月，土地上升起的一缕缕青烟，田埂上结队而行的男女，隐约传来的方言语调，是每个春天自然出现的生活图景。当他们陆续离开，地上留下的跪痕、脚印、纸灰以及用砖石砌就的小小祭坛，一溜溜、一行行、一堆堆还在记录着、回顾着；待他们全部离去，田园山野恢复了平静，土地依然是敞开的土地，依然是空无一物的土地，就如同和人没了任何关系。土地毕竟是土地，其深厚、深邃的季节秘密这才要涌现出来，就在人们离开不久之后。

他们只拥有这么一个短暂的空闲，土地以及万物从此又开始忙了。确实，过了这时，都再不可能那样静静地闲着。

哦，一望便知，雨就要来了。这雨要来就会来得很痛快，不会耽搁，也不会有所保留。这雨不会不使劲，不会。春天就是这样开始的。

“梦游”与“故事”

——读《龙凤歌》

□刘皓

《龙凤歌》里有两个重要元素：“梦游”与“故事”。

其一是“梦游”。借用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未完成心愿的一种达成。“梦游”对于马秋月之个体（女儿、妻子、母亲），是女性的另一形式的寻找、释放与自我安顿。而对乡土之社群，“梦游”本身也昭示着乡土社群对于另一重世界的追问、探索、挫败，以及自控与失控。这些话题已广为讨论。更重要的话题是，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写作者作为现代中国的个体去回顾乡土，回顾行为或叙述行为本身也近似“梦游”。乡土经验仿佛普鲁斯特的玛德莱纳点心，而写作者努力使记忆与经验变得传奇化，并在寻找本我的叙述过程中，处理自我的失控与自控，压抑与反抗。在这个意义上，《龙凤歌》记录了作者长期以来追踪乡土的毅力与工作，不仅呈现了当下乡土文学与文学传统的对话，以及叙述乡土的“梦游”姿态，更重要的是，“梦游”也成为了近年中国社会性心理的镜像，自控与失控，自我安顿与无法安顿。

其二是“故事”。《龙凤歌》容纳了大大小小的故事，使人想起本雅明关于“讲故事的人”的论述。如果“梦游”是失控的“姿态”，“故事”则是处理失控的“方式”。马秋月仿佛《百年孤独》中时有疯癫的奥雷里亚诺，麻婆子像是经验奇异又神秘的吉普赛人，麻婆子的“故事”则成为马秋月安顿自我的方式。这近似本雅明意义上的人们对远方与他者经验的渴望。而在另一层意义上，“听故事”是马秋月梳理经验与阐释自我的方式。比如马秋月的婚姻实际上来自枣红马的一段故事，“枣红马”的奇遇真实与否，对马秋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枣红马的“故事”。人生活在叙述中，“故事”必须存在，“故事”是我们阐释当下境遇、行为的重要源泉。或者说，我们借助故事来梳理自我经验的生成。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故事”是对“梦游”的回应，“梦游”展示了心理的焦躁，“故事”则启示了安顿的方式。

如此看来，《龙凤歌》不仅是一部“乡土文学”，更是以文学的方式记录并召唤出近年来，社会群体面对现实的姿态与方式，以及独特的精神状态，这是

所在。

春天的语言

□熊国学

春雪

是冬的遗留，还是春雨的前奏？

有多少鹅，在这个季节里换装，给大地穿上了一件温暖舒适的羽绒服？

雪地里，害了相思病的农人，把上天的赏赐托在手心里，久久凝视。

失去了一个冬季有关雪花

的记忆，此时复活了。大地开了裂口的嘴唇，抹上雪花的唇膏，一丝清凉的湿润渗进饥渴的心田。

冬天，春天的母亲。白色，孕育绿色的温床。生命在寒冷的历练中诞生，才显得崔巍和高大。

春风

季节的车轮冲破冬的藩篱，驶进明媚的春光。虽然还有坚冰和寒冷。

“呼呼”的风，热切而急迫，那是春与冬的对话。

时而窃窃私语，和风细雨，润物无声；时而言辞激烈，狂风暴雨，一泻千里。这注定是一场新与旧、生与死的鏖战。

在冬春交接的天空下，风的呐喊震天动地，春的旗帜猎猎作响。一双有力的手挥舞着，擦拭天空灰头土脸的面庞，摩挲失血而僵硬的土地，把新生的希望留在坚定的信念里。

风一阵紧似一阵，引领着恒定的方向，从一个季节走向另一个季节。

当一切重归于平静，又是一幅美丽的画卷：太阳明媚，天空湛蓝，杨柳泛绿，麦苗茁壮，燕子划出美丽的剪影。

风是天空的请柬，云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酝酿一场甘霖普降大地。

斜斜的细雨是架在天地间的竖琴，风的一双芊芊玉手，弹拨着，叮叮咚咚，飞扬起无数晶莹剔透的音符。行人敞开裹紧的衣衫，让春雨洗涤了一个冬季的酸痛。路边的草芽开始酝酿，田野里犁铧的脚步匆匆忙忙。

雨歉疚地地下着，下在大地的失血的面庞上，下在农人焦渴的心田里。孩子们跑进雨地里，来一场痛快淋漓的洗礼。廊檐下，父亲吸旱烟的节奏，舒缓成一首抒情曲子。

饭桌上，浓烈的青稞酒，为这场春雨接风。寂静的田野、村庄，沉醉在滴滴答答的雨声里。

夜读记(组诗)

□吴海霞

饮茶

夏日。雨水擦拭天空
一场雨途经午后
玻璃杯透明，等待千里之外的波涛
落在杯中

山野的薄雾网住三月
一些地名由远及近
玫瑰和菊花，有着彩色的倒影
辗转浮沉的茶叶
缓慢落下

如此安静——
一场远道而来的雨
让这个午后有了茶的清香和
回忆的余温

湖畔的芦苇

湖畔的芦苇在风中摇曳摆去
在风中，它们不曾感受到孤独
它们停在岁月的湖心
转折，枯荣，甜蜜，哀伤
它们静静地生长
从古至今

我的脚印，也被遗落在了湖畔
不眠之夜，一深再深
疑虑，忧伤，叹息，释怀
湖畔的芦苇明白我的心愿
它们从我的脚印中开始流淌
从一颗心到更深更远的地方
流淌成一片崭新的汪洋

风与树

风，缠绕在枝头
它的狂野和温柔
是这个六月的一部分
摇摆，点头，鞠躬
我长久地看着那棵被风吹动的树
我猜想那些树叶发出的沙沙声
是否是它内心
渴望倾诉的语言
有时，我看到的事物
和它的反面一样多
风带着六月的树叶
又翻过了一座山

岸边

从清晨的梦中，醒来的
不止我一人，还有这条蜿蜒的水岸
昨晚被翻开的那首诗，也醒了一同醒来的
还有收藏在发黄纸页里写诗的那个人
那个诗人也曾有过被涛声唤醒的清晨吧
那些大的，小的，无尽的，透明的浪花
翻滚着，从过去涌来，又向未来奔去

在这个清晨，我从梦中醒来
不绝的涛声，带着我来到岸边
是否也有人像我这样，渴望涉河而过
但是，终究什么也没有发生
一只鸟，从我的头顶飞过
写诗的那个人
已经从这个清晨的岸边离开
他去寻找，一只飞鸟
一只属于他的飞鸟

撤退

像秋天的树一样
从一片落叶中撤退
那些交错的叶脉
被称之为命运
仿佛一生将要走完的路
一旦到了秋天
便会少了几条可以出走的捷径

像闪闪发亮的白天一样
从黄昏时分开始撤退
时间缓慢
带着金边的群山和世界隔离
落日，已经成熟
一条隐约的小路
是这枚落日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夜读记

像无限延伸的道路一样
在反光镜里撤退
车窗外，一些鸟雀疾驰飞过
群山，被一双双翅膀
稳稳托起
我们，再一次路过父辈的村庄

没有防备地，突然遇到这么多黄昏

这么多黄昏，却都不是自己的

那些简单的，曲折的
美好的，悲伤的黄昏
被脚步、足印、叹息、赞美……
交织在一起
那些疲惫、欢愉、沉重、漫长的旅途
给读书的人，留下一处小小的喘息之所

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穿越时空
却抵达同一个黄昏
我们走走停停
终于，在自己的天空里
看到了别人的黄昏

这样的夜晚是一扇门
一些人，再次漫步在他们的黄昏
一些银杏树叶，飘落在门外小径上

一株绿植

我几乎就要相信
降下的雨水，是远方的河流在迁移
云朵，是游动的鱼
朝着山的方向，逆流而上
春天的花，在开
秋天的叶子，纷纷落下
而白色花盆里的盆栽
从长梦中醒来——一片嫩叶
轻轻探出黑色的泥土

时间正在飞逝
而我们却一无所知
窗台上的绿植，固执又安静
夏天还在，雨季还在
余下的时间
就要长出深绿色的苔藓

夜的灯盏

路的尽头，是群山
鸟鸣被时间收拢
一棵树立在道旁
偏旁一样孤独

点火的火把，是黄昏
光线被群山折叠
落叶放弃挣扎
将疲惫留在黄昏

真好啊……

黄昏安详
群山寂静
星星，又一次靠靠水畔
夜的灯盏，忽明忽暗

一朵云带着我走

西风渐近
昨夜的星辰
被今天的太阳带走
去年的叶子就要翻过今年的南山

我跟着一朵云走
它在这个三月带我回家
我的亲人在云端
当我仰望的时候
云朵下的河水正在缓缓流淌

一朵云带着我走
四月的雨水就要落下
天色暗下来
一朵云和我的脚步
越来越重

为你写诗

翻书的手指停在书页间
一场雨落在字里行间
春天正在下沉
好让更多的种子浮出水面
好让更多的青草
笔尖一般抒情达意

我看见白鹭在飞
明媚的春光照耀山野
青草早已出生
花朵正在枝头安眠
花香静默
一种深邃的绿
楚楚动人

当你从雨后的丁香树下走来
我就知道我为什么愿意成为叶子
为你飞奔

诗六角